

生病

朱安芳

我很少生病，但昨天，我病倒了。

頭痛得很，咳嗽得厲害，腳踝像踩著海綿般軟綿綿的……

「太子？怎麼才到太子？」我咕嚕著，擔心病魔像上次一樣把我征服——

應該是上個世紀的不幸經歷吧……同樣是頭痛，全身發抖，兩腿無力地支撐著身體，突然，眼睛一黑，幾乎要暈倒在商場門口，朦朧中記得是媽媽和妹妹二人合力把我攙扶回家的……

記不起自己是怎樣走回家的。家裡無人，空寂寂的，連平時貪玩的小貓咪也瑟縮一角，睡了；牆上的大鐘指著五時十分。我換過睡衣，一頭栽進被窩，抱著沈重的腦袋，捲曲著酸軟的身體，死睡過去了。

或者，或者，我根本沒有睡……腦子像被鐵錘敲擊一樣，疼痛不已；身體彷彿有十尺長的大蟒蛇纏繞著，欲動，但又害怕被它吞噬。

世界好像在旋轉，我的眼睛模糊了，淚水不自禁地從眼眶裡跑出來，落在我的枕頭，掉進我的心房，埋入我的靈魂……

「君，君……怎麼啦？」

一陣陣急促的叫聲鑽進了我的耳朵……是媽媽！

「啊！你這丫頭，發燒呀，頭燙得可炒雞蛋了！快，起來，我帶你去看醫生，只睡覺是不成的，快！」她正要拉開我棉被子。

我迷迷糊糊地說著：「不，頭好痛，很軟，走不動……」

「哎呀，感冒菌啊」媽媽咕嚕著走出去了。

——媽回家了，那麼我是病了兩個小時了？

「來，吃下這個，是藥末，吸收會好一點。」

——我吃了。很苦，但很容易就吞下去了。

爸爸回來了。媽指著我對爸說：「老爸，你這女兒，生病也不會吃藥！」那時候我看見媽那一抹即逝的擔憂。

爸按一下我的頭，笑著說：「我這女，話多，同學多，男朋友多，就是染恙不多，經驗少，自然不懂得吃藥了！」媽媽笑了。

不久，妹妹也回家了，她輕輕地摸了摸我的頭，說：「燒退了，好現象噢，多躺一下吧。」然後不多久，一碗熱騰騰的粥和湯端到我的床前。

當那淡而無味的白粥流入心坎的時候，竟有一種清甜的感覺；一向奔奔跳跳的小貓咪，竟也收斂了往日的頑皮，變得乖巧了，靜靜地躺在我的身旁，彷彿要給我溫暖。

家人接了幾通電話，是同學打來問候的。我覺得奇怪：她們怎麼知道我生病了？媽告訴我說是其中一個同學見我不太舒服，與其他幾個同學說了，她們就紛紛打電話來問候我。

……頓時，有一種莫名的感覺湧上心頭：病中的世界比平日的世界美妙多了，親情更濃，友情更暖。我享受生病時家人，友人對我的關心。不覺，心底泛起無限溫馨暖意，連睡著也不自禁地流出笑

容。

吃了媽媽給我的藥末，我很快就好起來了。躺在床上，我想：感謝上天，我很少生病，但我享受生病，因為我能從中得到人生中重要的兩種情：親情和友情！

